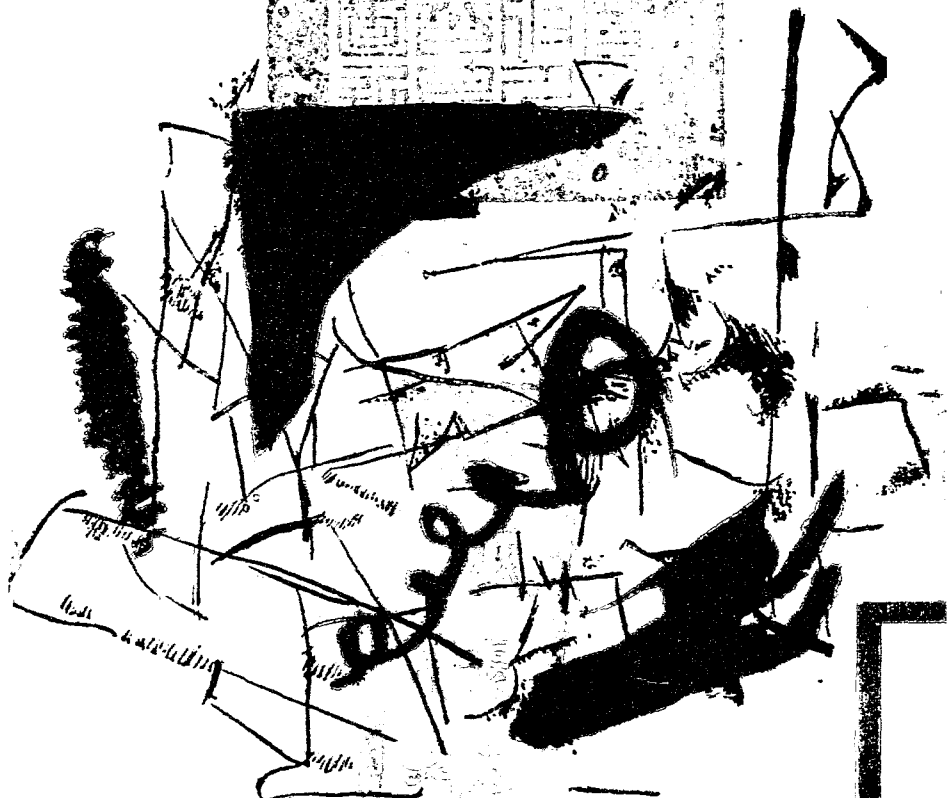


濟南慘案史

李宗武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MG
K265.
2/2

濟南慘案史

李宗武編

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3 1764 5037 1

序

沒有親身受過外人蔑視的人，決不會覺到國際地位低微的可憐；沒有親身受過帝國主義者蹂躪的人，決不會覺到被壓迫民族的可慘。我和本書著者李宗武先生，以前都是在日本留學，而且同是在日本住過七八年的人。在那七八年中，每逢到有什麼對日的國恥紀念運動，沒有一回不受到日本警察的橫暴侮辱。這種被欺侮的恥辱，被壓迫的痛苦，在那幾年中間，總算是飽嘗過了。

日本就地理上講，剛在火山地帶的上面，每年地震的次數，平均不下五百多回，一九二三年的那回大地震，幾乎把他們數十年辛苦所積儲的精華，

都付諸一炬，成爲可憐的焦土，這是使他們感到何等不安！並且許多地質家預言，日本在多少年後，或將因地震的關係，全國爲海水所淹沒。因此，他們便感覺到這三島老巢，殊不利於他們的生存，爲延長他們的子孫命脈計，不得不向中國侵略，以作將來搬家的預圖了。

而且，自近三十年來，人口增加率極大，現在平均每方哩已在三百四十人以上，區區三島，確屬有人滿爲患之歎，糧食一項，早陷恐慌，於是他們要開闢殖民地了，最當衝的，便是與他毗連的中國。四十年來琉球，朝鮮，臺灣，澎湖半島，先後爲他所併吞，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後，不但庫頁半島，入他的掌握中；他的經營滿蒙的計劃，也著著實現了。

自然，日本同時也向別的方面發展，但是，南方的大洋洲中各島，早爲

列強所佔有，無從染指；往西邊走罷，也曾經有許多冒險而穿「足馱」的日本人，奮勇的橫渡了大西洋，但是美國現在已下了逐客令了，西伯利亞方面呢，尼港慘案後，他們再也不敢去嘗試了。

他們向別處的殖民政策，都是大觸霉頭，遂愈益堅固了對華侵略的決心。加之，他們國內政權，全操在野心侵略的軍閥手中，這種傳統的一貫的侵略政策，政治上如此，軍事上如此，經濟上也未嘗不如此，尤其可注意的，是他們參謀本部所預定的十年一戰的計劃，例如一八九四年是和中國戰，一九〇四年是和俄國戰，一九一四年便和德國戰，大戰停後，現在將十個足年了，所以他這次在山東的暴行，不必說，是早已預備好的，他既本了挑戰的決心而來，還講什麼顧忌，還講什麼國際公法呢？

日本爲謀自國的生存和發展，固然要侵略中國，況且他還懷有執東亞牛耳與世界爭霸的野心，他逆料將來爲遠東利權問題，免不掉和列強發生衝突，他爲滿足自己的野心計，自然不惜孤注一擲，和世界宣戰，不過那時區區三島的富源，是不夠應付的，所以在他當未戰時，不得不儘先下手，將中國沿海一帶以及滿蒙的權利，急急吸收。商業上既有什麼一個尾閘，有了富源，自然不難與列強抗衡，他這種野心不打緊，可憐祇悔氣了我們中國中國，既變作列國爭執利權的戰場，國土固然受盡蹂躪，同胞們也備受踐踏，唉！我民族，何辜而遭此荼毒！

照上面的情形看來，日本實在我國的唯一的大禍根，縱使他們國內或須有不少覺悟的分子，不願贊成這種侵略的帝國主義，然而日本人終於是

日本，萬一他們的國家，真和中國發生衝突時，他們可立刻放棄他們的信仰，拿鎗尖來刺入中國人的腹中，而且同時高聲稱快。此次濟南事件發生以後，平素攻擊田中內閣的各政黨，頓然可轉移目標，來一致對付中國，就是一個顯例，希望我國同胞，特別注意這一點，須知日本內閣的人物，無論如何更變，他對於中國外交，是始終沒有改善的希望。

我的老友李宗武先生，是專門學歷史的，於日本史，尤有心得。這次濟南事件，是舉國所痛心的，所以他抽忙用史學的眼光，把牠作一個有系統的敘述，希望讀者不要把牠輕輕放過，我們不想求自由平等則已，如想求自由平等，那末，「我們怎樣去對付我中華民族獨立上的唯一障礙物的日本」，自然是一個應該從速研究的問題，這個小冊子，雖然是祇敘了濟南事件的前

因後果，但很可從此看出日本對我的蛇心狼腸。

我更深深的願望讀者，覺悟到我們最迫切的敵人是誰？我們應用什麼方法來自救？我們將如何去對付我們的敵人？我們該大家臥薪嘗膽，各盡所能，分別做準備的工作，以雪濟南事件的奇辱！

一九二八，五卅紀念日，丘景尼序於新都。

目錄

- 一 濟南慘案的背景……………一
- 二 濟南慘案與日本對華政策……………六
- 三 日本出兵山東的經過……………一二
- 四 濟南慘案經過實錄……………一八
- 五 慘案後日本對華示威的一般……………三三
- 六 中央爲濟案告友邦民衆書及其他……………四〇
- 七 外報痛詆田中破壞和平……………四六
- 八 一般日本人對濟南事件的心理與態度……………五二

九	慘案與外交的趨勢……………	三
十	從慘案所得到的教訓……………	六

一 濟南慘案的背景

濟南慘案，是我中華民族史上永遠磨滅不了的一個血痕！也是我中華民國的外交史上的空前奇辱！

原來日本田中內閣，不得我國政府的允許，不顧我國政府的抗議，當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之際，突發出兵亂命，已屬蔑視我國主權，背違國際公法，令人髮指皆裂。我革命軍爲維持邦交計，爲期同舟共濟計，一再容忍，不與之較。那知日方不自覺悟，迫我益甚，竟於五月三日在濟南鎗擊慘殺我同胞，達一千餘人之多，焚燬我交涉署，更拘捕我外交官吏，割耳剜鼻以後，再行鎗斃。其殘暴慘酷，橫蠻無理的狀況，真是古今中外之所無。

山東猶是我國的領土，日人的虐殺我同胞，已如刈草芥，我國民的生命，無異日人的釜中魚，俎上肉，亡國慘禍，近在眉睫，言念及此，悲憤何已！後死的我們，將何以爲死者復仇！更何以救此將亡之國！我同胞爲自存計，爲抵禦強權計，應將此空前的一五三「慘案」，深深的銘刻腦中。臥薪嘗膽，句踐終於滅吳，日雖強暴，我四萬萬同胞能同心同德，生聚教訓十年，則雪此國辱，亦屬易如反掌。茲爲便於說明起見，略爲陳述其背景。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方面竭力整理內政，一方又努力向外發展，中日戰爭以後，即割我臺灣澎湖，租我旅順大連，排除我國在朝鮮勢力，不久且爲其屬國，並訂立不平等的通商條約，如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貨物，

或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可暫時存棧，不必納稅。同時許日本臣民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從事工藝製造，並將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等等。

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人口的增加率極大，小小的三島，頗有容納不起增加率極大的日本人口之勢，他們便不得不向外發展。歐洲是人口最密的地方，自然絕對沒有去發展的希望，美洲澳洲的確是地多人少，曾經歡迎過外僑的移入，但如今，對於有色人種的移入，也有嚴格的限制了。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日本人要向外發展，除掉侵略中國以外，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但是，平常在列強的均勢之下，也終是無隙可乘，所以只要一有機會，便無孔不入，便什麼惡毒的手段都會用的。自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人對於滿蒙，已經好像自己的領土一樣，雖然表面的行政權，鬍鬚仍在

賣國的張作霖手中，但是實際上，一切——如交通、實業、警察等——幾乎都由日本人在那裏包辦。歐戰發生以後，日本人更向我國內地侵入強佔青島及膠濟路，強迫承認二十一個苛條，這都是他們要侵入我國內地的計劃的表現。他們侵入內地，想從北方的山東及南方的福建着手，魯閩二省常常會與日本人衝突，都是他們的預定計劃。他們的方法是利用軍閥以延長中國內亂，所以民國六七年間，日本寺內內閣借給安福系軍閥代表段祺瑞的款項，前後凡七次，總數達一億八千餘萬元之多，此即所謂「西原借款」是。

迨安福系失勢以後，日本政府便竭力拉攏張作霖，張作霖亦以自固地位起見，甘心賣國，一切惟日政府的命令是從。故民國十四年郭松齡起義反奉，大兵已迫瀋陽之時，日本即以保護僑民爲名，致陷郭於死地。

民國十五年，日軍更暗助張作霖擊退馮玉祥同志所統率的國民軍，令張入北京以握中樞重權。及民國十六年夏，我國民革命軍已由湘鄂而贛皖而江浙而豫魯長江流域，已滿懸青天白日旗之時，乃日政府忍奉張勢力的墮失，突然出兵山東，阻撓北伐，他的毒計的由來，原來與從前的延長內亂政策是一貫的。此次「濟南慘案」之起因，自然還是逃不出想保護他的走狗張作霖，自然還是爲想延長內亂利用軍閥，以滿足其最後的侵略政策呵！

二 濟南慘案與日本對華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次在山東的暴行，從他出兵的步驟上看來，很可知這慘案的發生，是日本有計劃的過意的挑釁。在這里，我們很有知道他對華政策之必要，茲爲簡單言之：

(1) 對華根本政策

帝國主義者損人利己，擴充自己的領土，侵略他國的境域，吸收他人的膏血，培養自己的富強，乃是一般的原則；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然不在例外。日本侵略的方向，最好的莫如他西鄰的中國，而他侵略中國的機會，最好的莫如乘中國尚未復興的時候。日本人口增加率的突進，——日本本部面積約

一五九、九一四英里，人口約五三、三六四、〇〇〇，平均每方哩約有三四〇人。而土地生產的有限，迫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尤其是侵略中國。日本對華政策雖時有積極和平，強暴等變動，可是始終脫不了侵略中國的傳統的根本政策。近年以來，因世界大勢所趨，不容易在政治方面侵略中國，乃不得不專從經濟方面入手。但他的根本政策，却依然絲毫沒有變更。我們分析日本近年來侵略中國的政策，可以概括爲二點：

(甲)發展華北的勢力 近數十年來，英法諸國在長江珠江和西南方面發展，在東北方的勢力，很是薄弱，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又敗俄國（一九〇四），南滿勢力，已入其掌握。迨歐洲大戰發生以後，日本又乘機攫得我國租界與德國之青島（一九一五）而獨佔黃河流域的勢力。俄國革命後（一九

一七、注意力專在歐西，無暇東顧，日本侵佔滿蒙，益形專橫，對於華北方面，擴張勢力，亦益猛烈，利用張作霖，捉弄安福系，其用心之險惡，策略之毒狠，無與倫比者。

(乙)勢力範圍的保持 近十餘年來，中國國民對於國事，似已較前清末年注意得多了。日本雖乘中國內亂不已，乘列強忙於歐戰之時，著著進攻中國，而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反感，亦因是而激增。日本挑尋出來的懸案，不免不能如意的解決。而歐戰以後，列國對於日本之在華勢力過分發展，亦不免暗中嫉妒。所以在華盛頓會議上，把日本在中國的警察特權，郵政特權，一概取消，而最使日本痛心的，爲膠濟鐵路，由日本贖回，膠州灣交還中國，開爲自由商港，使日本在黃河流域勢力的根據地，根本動搖。於是日本近年來對

華政策，不但要增加勢力範圍，另闢新利源，同時還要設法保持原先的勢力。看近年來，日本對中國的行動，處處說是爲保持已得的權利起見，所以干涉出兵虐殺種種違背人道與國際公法的行動，不絕的表演出來。最近中國有不少的青年，已狂呼要收回一切權利，雖國民黨的左右派，意見似不能一致，但對外須抗爭一點，大致無所差別，日本因此不免急躁而瘋狂，他的假文明的野蠻根性，便全部暴露出來了。

(2) 對華的策略

日本對華侵略的步驟，可分爲四步，第一是攫奪朝鮮，第二是侵佔滿蒙，第三把持華北各省，第四是經營中國南部，第一第二兩步，在日俄戰後，早已達到目的，現在正做着第三步，而且也幾乎完成了。現在我姑且將他的對華

策略來說述一下。簡言之，可分爲三種：（甲）利用中國的分裂；（乙）勾結中國軍閥；（丙）日本政爭的工具。

（甲）利用中國的分裂。中國統一，是中國復興的重要條件，中國復興，不但以後侵略中國的機會要消滅，並且對於列強以前用強力奪取的權利，多要收回，這是使帝國主義者最寒心的。所以使中國內部分裂，內部不統一，不能一致對外，這是帝國主義者惟一的妙計。近幾年來，日本始終如一的援助張作霖，便是這個道理。

（乙）勾結中國的軍閥。單是使中國分離了，有什麼用處呢？所以一定再要利用軍閥，以奪取中國的權利。因爲軍閥的勢力，行將崩潰之時，一定是乞憐於帝國主義的。當這時候，他便可乘機威脅利誘，締結不平等條約。軍閥

爲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見，便爲一一屈服，甘心賣國。

(丙)日本政潮的利用 今年二月間日本普選的結果，民政黨的勢力與政友會的勢力只相差二票，民政黨的不信任案一通過，田中內閣就馬上要倒。政友會在這生死關頭，危如千鈞一髮的時候，不得不收買其他的黨來抵抗，同時把人民對於政爭的視線，轉移開去，以減少政爭熱度，這是一般政治家慣用的伎倆。此次日本的匆匆出兵山東，挑釁中國，把事情擴大，引起本國人的注意，使不信任案，不能通過，這一層，現在田中已達到目的了。

三 日本出兵山東的經過

國民革命軍，從四月初起，對直魯逆軍卽下總攻擊令，到四月十七日克復嘉祥，邵縣，魚台，鄆城，到十九日克復兗州，二十二日又克復泰安，肥城，二十九日右翼直衝到明水，截斷膠濟路，會攻濟南，於五月一日晨完全克復濟南，軍事進展，異常神速，孫傳芳張宗昌的軍隊，幾乎殲滅殆盡，直搗幽燕，本屬指顧間事。張逆作霖，正在手足無措之時，而日本帝國主義者眼巴巴的看他的爪牙，一個個的剷去下去，便驟然的不耐煩起來了。

日本政府，在四月中，因爲在野黨的倒閣運動，田中內閣幾乎無暇顧及中國問題，因此對於中國國民革命軍大舉北伐的開始，還不能決定對華政

策——與國民政府修好或與張作霖勾結——所以當我們解決中美寧案的時候，（三月三十日），日本輿論界還大興醋波，以爲日本沒有先得此良機爲恨。可是日本知道與國民政府修好，決不如與張作霖勾結可得特殊利益，終於捨南而就北，於是有四月中旬奉海路南滿路聯運等案，才把張作霖教訓得像能做戲的猴子那樣馴良，日本的要挾，自然完全服從。於是日本出兵山東的把戲也就演出來了。

日本政府決定出兵，是在四月十八日，亦即張作霖認承芳澤公使二條要求的那一天。他眼看着國民革命軍快到濟南了，要從日本調遣大隊到中國來是來不及的，於是決定派遣在中國內海的巡洋艦二艘，驅逐艦四艘，開往青島，並由巡洋艦一艘從橫須賀軍港載陸戰隊二百五十人赴青島，與原

在青島的一隻巡艦兵力，共約九百人。

十九日日本閣議，又正式決定出兵山東，陸軍省發表，第六師由福田師團長統率赴山東，共計五千人，馬四百匹，內有通信鐵道隊部，由門司出發，擔任青島膠濟路防務。先頭部隊原定二十四日出發，二十七日到青島，當時我北伐軍在旦夕間，可克復濟南，於是日政府又急了，乃提早出兵行期，先頭部隊於二十一日出發，二十四日到青島，並先派駐天津的日兵三連赴濟南，也提早開拔，於二十日到目的地，又命春日艦載陸戰隊二百三十四名，於二十日向青島出發，其餘第六師的本隊，於二十七日全部到青島。

日本這次出兵匆促得很，軍費亦臨時議定；大藏省於十九日議定，由預備金中先撥一百三十萬元以應急，再提出國會追加兵費一百六十萬元。化

費這樣大的一筆經費來保護在山東的日僑（日本出兵的聲明）誰也不能相信日本人會這樣的愚笨。他用這樣大的款子，當然心目中還有更大的利益在前面，日本想趁火打劫，是顯而易見的呵！

到二十一日，在旅順的桑植二驅逐艦開到青島，二十六日福田到青島，二十七日日兵四百十六名赴博山，說是保護該地的鑛產，實則因為我軍那時已由博山方面向膠濟路進攻，日本來不及準備，所以那時也不能阻止我軍的前進。二十九日福田率兵約二千名赴濟南，其任務將相機取必要行動（據東方電通各電）所謂必要行動者，即日本因已預存開釐的計劃罷了。到五月二日，第六師團完全開到濟南，同時日本政府決定增派步兵五連約八百人，亦說是保護京津日僑。

又據五月三日青島路透電，（發電時青島方面尙未得日兵與我軍激戰事）說日本當局擬計議接管青島三個月，俟中國大局恢復原狀後，再行交還。假使我們依據這電文解釋，日本要佔取青島，就是在國民政府北伐完成之後，也是要繼續接管下去，除非要他所承認的張作霖的政府恢復原狀才交還，這是很顯然的。要實行這野心，須得把案件擴大，才能達佔取青島的熱狂。

又據五月二日濟南電通電：『日本派遣軍司令部，對於投降南軍的劉志陸部，特發警告：（一）不得侵入青島街市；（二）若侵入青島市路例須解除武裝；（三）對於通過各地之日人生命財產絕對不許侵害。』直視青島爲日本的領土了。

所以我們從日本出兵初期看來，日本有意和我國開釁，實在是非常顯明的了。

四 濟南慘案經過實錄

濟南日兵，在五月三日開始向我挑釁，七日，又提出無理要求五項，威迫於十二小時內答復，八日，用大礮轟擊國軍，佔據白馬山，十里河，九華山等，九日，十日，日兵步哨放到黨家莊附近，離濟南祇有三十餘華里，蔣總司令爲完成北伐起見，嚴令前方士兵，不得還擊一彈，事事退讓。但是日本人素來狡詐，交涉數四，仍然沒有解決希望，現在把兩次日兵暴行情形，及連日交涉上的進行，分誌於後。

(一) 第一次暴行

四月三十日晚，我軍克復濟南，次日（即五月一日）各軍陸續到濟，下

午一時半左右，第一軍團第一軍劉峙所部進城住督辦公署，一時大軍雲集，全城青天白日旗，到處飛揚，民衆鼓舞歡忻，非常熱烈。二日上午八時半，戰地政務委員會全部也從兗州出發，到時夜色蒼茫，已在晚間十時半左右，遂在車站露宿一夜。三日清晨，戰委會全部人員在濟南車站開臨時會議，討論一切建設事宜，外交處主任蔡公時，報告接收濟南各機關詳細辦法，隨將佈告國旗封條等，分給前往接收的各項人員，臨行，并限定須在當日午後三時將接收情形回會報告，否則即以辦事不力論。同時，戰委會也移至商埠二大馬路緯一路辦公，辦公處裏面，有蔡主任公時，康參議明震，及張秘書，陳科長等，隨時應付各項問題。

三日上午，約在十時半左右，商埠三大馬路緯一路，即魏家莊西口日商

隆昌洋行附近，有一日人與我國四十軍兵士，因言語不通，發生誤會，遂起衝突，該日人就往二大馬路德商義利洋行附近所駐日兵營報告，便導引日兵到衝突之處，立開機關鎗轟擊，並派日兵一大隊到該兵所屬營中，欲繳各兵士軍械。我軍當然起與抵抗，中日兵的衝突，便由此開幕。

衝突既開，在商埠各處的日兵，羣向國軍開鎗，國軍起初不理，良久也稍還擊，雙方死傷頗多，老百姓無辜被殺的，不可勝計，戰地政務委員會得訊，一面立命蔡委員公時到山東交涉公署就特派交涉員職，一面由黃部長與康參議用電話與日方交涉，飭令雙方兵士停止射擊。我方即由蔣總司令頒發停止射擊的命令，嚴令各兵士完全取不抵抗態度，日人方面，也據駐濟西田總領事說，下令止射。但話雖如此，鎗聲却愈密，機關鎗聲大礮聲同時並起。

電線中的談話還沒有完，門外日兵已無故向戰委辦公處施行射擊。黃部長見事已危急，就親自出外，勸告日兵止射。這時門外有日兵六七名，意氣洶洶。經黃部長再三解釋，日兵的態度才稍和緩。後來雙方提議各派代表，徒手赴戰線，冒險勸雙方兵士停止射擊。我方一面由馬參議登瀛在二大馬路普利門一帶，傳達蔣總司令停止開鎗命令，一面由外長黃郛指定康參議明達會同日本憲兵二人，從二大馬路緯一路向西出發，冒險通過雙方防線，勸告停戰。

這時子彈密如雨下，鎗礮聲同時並起。三人行至二大馬路緯五路之間，同行日憲兵之一，身中流彈倒地，頃刻即死。於是康參議與其他一日兵，不得已，在道傍蛇伏而行，仍向前猛進，飭令停戰。到二大馬路緯七路，因前方日兵

仍用機關鎗掃射，無論如何不肯停止，二人遂赴日本旅團司令部，與日參謀菊田會晤，請通令前線日兵，立即停止機關鎗掃射。但日方竟藉口爭端正烈，交通阻隔，命令不便送達，拒絕要求，並說日本憲兵既因勸止停戰，中流彈而死，康參議怎能再惜生命。說畢，便派翻譯日人富永生及一未死的日憲兵和康參議一同出發，經二大馬路，一大馬路及日商山東倉庫等，轉向三大馬路，到日本領事署，日本第六師團司令部等處，再勸告雙方兵士停射。當行經二大馬路緯四路的時候（已在下午二時左右），有國軍一名，被富永所獲，欲拔鎗擊斃，給日本人報仇，經同行者苦勸才止。到山東倉庫，日兵將康參議抓住，持鎗向康參議瞄準，作射擊狀。經富永解釋始已。到日本師團司令部的時候，已在下午四時左右，這時鎗聲已漸稀，但司令部以南的擊射，還沒完全

停止，鎗聲仍歷歷可聞。遂到師團司令部，與日本參謀長黑田相見，黑田請康參議用書面派人送往交關處，說明雙方業已發令停戰，前方中日兵士，應立即一律停止開鎗，便會同我方二十七軍參謀長及日軍官，攜帶停止射擊的印刷品等，乘坐汽車，散布各處，飭令雙方停射。

下午五時，雙方完全停止開鎗，入晚八時，我方派高級參謀熊式輝，參謀陳韜，參議康明震，會同日方師團部參謀長黑田，旅團部參謀菊池，翻譯富永，在戰地委員辦公處內舉行臨時會議，對責任問題，雙方爭辯甚久，直到四日早上三時，才由雙方決定下列各項辦法：（一）日方防線不得過緯一路外一百密達；（二）我方防線，不得過普利門一百密達；（三）在商埠的華兵，須於翌日（即四日）由中國軍事長官率領一律離埠，商埠治安，暫由日人維持；（四）

雙方兵士，不准再行放鎗，并爲辦事便利起見，我方派陳參議駐旅團司令部，康參議駐師團司令部，隨時接洽一切，會議告終，已天色微明了。

當三日下午衝突正烈時，日兵闖入我國山東交涉公署，將交涉員蔡公時等十六七人一一綁縛，先行割去耳鼻，然後鎗斃，如此慘無人道，實爲近世所罕見。當時署內有隨從一人，乘隙逃出，報告蔡交涉員等被難狀況，茲將被難者的姓名等，報告於後。

職	銜	姓名	別署	年歲	籍貫	履歷
山東特派員	交涉員	蔡公時	癡公	四十六歲	江西	日本西京帝國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生
外部第一司	第一科副科長	譚顯章	明甫	四十歲	南海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
科員		周惠和	乾生	二十四歲	廣東	上海國民大學商科銀行系學士

科員	袁家達	子受	四十五歲	杭縣	日本明治大學商學士
書記	王炳文	乾一	二十二歲	大興	南京金陵大學預科畢業
書記	熊揚之	揚之	三十歲	宜豐	江西省立第二甲種工校畢業
書記	蔣懋炎		四十八歲	江西	江西警察學堂畢業
隨員	徐煊基	九鼎	二十二歲	廣東	暨南大學商預科畢業
科員	張麟書	子麒	二十四歲	九江	江西南偉烈學校畢業
科員	姚成仁	寶孫	三十六歲	安徽	江西警察養成所畢業
科員	姚成義	直公	三十四歲	安徽	江西客籍學堂畢業
書記	許璧	趙如	三十六歲	江西	江西法政專門學校畢業

此外被殺的，尚有不知姓名的隨從四五人，據逃出者說，以上各人都被日兵

綁在一處鎗斃屍體藏匿何處，現無從調查。

當三日上午康參議抵日本旅團司令部的時候，黃部長亦在那裏，日兵先迫康參議簽字，證明日本憲兵係被中國兵士機關鎗擊斃，經康參議嚴行拒絕，祇書該日兵中彈斃死等數字。蓋該日憲兵如果是被機關鎗擊死，當時同行的康參議及另一日憲兵，亦不免同死；并且該日兵被擊地點，係在緯五路之西，那裏並無華兵一影，不是華兵擊死是非常顯明的事實。

四日午前，我國在濟南商埠內的軍隊，已經由軍事長官會同警官率領出埠，日人還說在四大馬路山東交涉署左近，還留少數華兵，從屋內向外開鎗。爲實地調查起見，由戰地委員兼交通處主任趙世暄協同日人富永及中警日兵等，前往交涉署視察。到時，見交涉署大門緊閉，叩門良久，沒人出應，同時，

瞥見門內階石上，血跡殷然，還沒洗去。大門既不能入，便派警開側門進去。進內，見院牆的一部已被燬壞，院中有手持水壺的日兵一人，便命他引到內室，有日兵二名酣睡地上，旁有日兵數名，搜查物品，上樓又見日兵四五名，聚坐一處，談笑正濃。行到樓房西北隅，有日兵一名持一大布袋走過，袋中物品很多，向視察人員且顧且行，問之不答，袋中究爲何物，無從查悉。又在樓房西北隅，有日兵數名，在交涉員蔡公時所置辦公的帆布椅桌上飲茶。下樓時，有日兵一人在門旁持鎗上刺守衛，服裝不整，精神似乎也很疲倦。視察全署，並無華兵一人。

四日午前，各處尚有鎗聲，我國商埠附近的民衆，被流彈擊死者觸目皆是。這天趙委員世暄到師團司令部通知日軍當局，蔣總司令出發前方，所有

濟南政治各問題統歸蔣主席作賓負責；軍事各問題，由方總指揮振武負責；外交各問題，由趙委員世暄負責。五日，形勢似稍緩，整天不聞鎗聲。晚間十二時左右，突聞津浦路附近，有炸裂聲很大，有人出外遙望，見津浦膠濟路間無線電臺下面，火光先發，大聲接連四五響。六日早上起視，見無線電臺鐵柱已倒下，電臺被燬，其中有日兵數名，持鎗看守。

六日沒有開鎗，日間，趙委員世暄，康參議明震，到日本總領事署重訂臨時善後辦法，結果如下：（一）城外日人居住範圍內，除警察外，雖武裝憲兵，也不准逗留；（二）日兵防線不准中國人通過，但持有日本師團司令部出入證的，不在此例；（三）商埠治安，完全歸日兵負責維持；（四）關於此次交涉事項，須俟調查後，再行辦理。

(2) 第二次暴行

七日，形勢忽又緊張，日本第六師團長富田，竟提出下列五項，要求蔣總司令於十二小時內明白答復，否則日軍即取斷然的行動，其內容大致：(一)對於此次與衝突有關的軍事長官，取嚴重的懲戒；(二)須在日人前將此次與衝突有關的中國兵士，一律解除武裝；(三)在國民政府治下各處，絕對不准有排日運動；(四)沿濟南津膠路線二十里內，中國不得駐兵；(五)在莘莊張莊的華兵，須於十二小時內讓出，其營壘統歸日兵使用。我方當局接得此項哀的美敦書後，即由蔣主席作賓，趙交涉員世暄，赴日領署及日司令部等處，要求將十二小時的期限延長，交涉數回，仍無效果。

日軍在七日深夜十二時即向前線佈置作戰行爲，到八日清晨四時，便

開始下令向我軍開礮轟擊。蔣主席爲避免衝突起見，於八日深晚，與趙交涉員詳細討論，決定派康參議書面通知日本富田師團長，略謂所接五項要求，除濟南二十里不准駐兵，因事關北伐，礙難允許外，其餘各條，可以酌量協商，請日軍不必於此時實行軍事行動。康參議到日本師團司令部時，已在九日天明四時許，日方雖沒有表示同意，口頭仍應允不即作戰。九日早上七時，日軍大礮射擊，依然如故，並佔領濟南北城外白馬山、九華山，步哨放至黨家莊，已出濟南三十里外，民衆扶老攜幼向南逃難的很衆，中流彈死的難以數計。

九日早上，我國最高級軍事長官，爲顧全北伐計，擬將此次交涉，忍辱退讓，當即函致日師團長富田，由我國最高級軍事長官蓋章。上午十一時，並由總司令部擬就英文稿，用無線電拍致日軍，略謂派何成濬總參議爲代表，前

來交涉，請嚴令前線日軍，不得放鎗，准予通過。下午五時許，何總參議偕同康馬二參議，從泰安乘專車前往，但無線電屢拍不接，代表等此行，實在非常危險，車到張夏，已在晚間八時，何總參議等下車，與第一軍副軍長蔣鼎文等相晤，並問前線狀況，知日方軍事行動仍沒有停止。同時得無線電報告，說日軍已包圍濟城，城中有第一第四軍團的兵士各一團。當晚（九日）七時半，日軍用大礮攻城，城牆有數處被燬，沿途處處有日兵把守，逢人卽行開鎗。何總參議等實在不能前進，遂在第一軍司令部用無線電致濟南崔交涉員世傑轉致日本司令，詢問究竟有無協商誠意，要求電復，以定進行方針。當晚，何總參議宿於車中，次晨（十日）仍無消息，代表見交涉一時無望，決定回泰安將詳情報告總司令部，從長討論。又聞日軍方面，目下已雜有奉魯軍隊，這樣代表

等的赴濟，更爲危險，雙方交涉，更不易接近了。

日軍既故意在濟南施行阻撓，向我方提出種種要求，但我國軍事當局對於北伐的工作，依然猛進，一方面命令駐濟南附近的國軍，南退至萬德一帶，繞道渡黃河，越禹城以攻德州，將此項交涉攔在一旁，採取鎮靜態度。一方面於十日早上，將總司令部移駐兗州，俾便於指揮西路的軍事行動，至此次日兵對我的橫加壓迫，適足使直隸等處暫在張作霖鐵蹄下的民衆，豁然警醒，大表同情於國民政府，北方軍官的因此而覺悟者亦甚衆，劉志陸的來歸，便是最著的一例。（十一日早九時）

五 慘案後日本對華示威的一般

(一) 長江流域日艦密佈

自五月三日，日兵在濟南逞兇殘殺我同胞後，日政府即派遣大批軍艦來華示威，分布我長江上下游，似已積極作軍事上的準備。除第二十六驅逐隊的柿號，栗號，梅號，榆號四艦，已於十一日上午九時十八分鐘到滬外，第十六驅逐艦隊的十八號，十六號，十二號，十號四艦，亦於同日九時相繼來滬。這八驅逐艦都在匯山碼頭及大阪商船碼頭前繫泊。

在南京有神通，阿武隈等巡洋艦。向在漢口的利根，旅艦，駛到上海。總計日本第一外遣艦隊在長江一帶的，合計三十隻，總計三萬九千五百噸。現分

錄其艦名及當時支配的駐泊地點如下：

- 上海 鳥艦, 哨峨 (以上爲砲艦) 柿號, 栗號, 梅號, 榆號 (以上爲二十六驅逐隊二等驅逐艦)
利根 (旂艦) 共計七艘
- 鎮江 安宅 (砲艦) 一艘
- 南京 桃號, 檜號, 樅號 (以上驅逐艦) 神通, 阿武隈 (巡洋艦) 共五艘
- 蕪湖 柳號 (驅逐艦) 一艘
- 九江 伏見 (砲艦) 一艘
- 大冶 樅號 (驅逐艦) 一艘
- 漢口 矢引 (巡洋艦) 浦風, 勢多 (以上砲艦) 竹號, 梨號, 楓號等 (以上第二十五驅逐隊二等驅逐艦) 共十艘
- 長沙 隈田 (砲艦) 一艘
- 沙市 保律 (砲艦) 一艘

宜昌 堅田(砲艦)一艘

重慶 比良(砲艦)一艘

以上共計三十艘，重力三萬九千五百噸，在上海各艦的陸戰隊又不時上陸，在四川路一帶游行示威，其一種咄咄逼人的態度，我同胞看了沒有不義憤填胸的。

(2) 膠濟沿線的日軍

膠濟沿線日軍將濟南博山青島三地，定為警備區域。都派重兵駐守，現在把膠濟沿線日軍駐守情形，略記如左：

駐守青島者

第三師師團司令部

大飯店

第六聯隊一中隊

青島學院

第五旅團司令部	日本警察署	第六八聯隊本部	鐘綢紡紗廠
第二十九旅團司令部	松茂里旅館	第六八聯隊二大一中隊	鐘綢紡紗廠
第六聯隊本部	土木部跡	第六八聯隊一中隊	長崎紡紗廠
第六聯隊一大隊	吉澤油房	第六八聯隊一中隊	富士粉紗廠
第六聯隊一大隊	日本中學校	工兵一中隊	小林洋行
第六聯隊二中隊	麥桿工場	工兵一中隊	青島取引所
野砲兵一中隊	湯線跡		
鐵道一中隊	青島取引所		
電信隊	日本第二學校		
特別陸戰隊一大隊	居留民團		
特別陸戰隊一大隊	日本第一小學		

駐守濟南及膠濟沿線者

第六師團司令部	在濟南	第四十五聯隊本部	在濟南
第十一旅團司令部	同	第六師團團野砲隊	同
第二十旅團司令部	同	第六師團團工兵隊	同
第十三聯隊本部	同	第六師團團騎兵隊	同
第四十七聯隊本部	同	第六師團團電信隊	同
第二十三聯隊本部	同	第六師團團鐵道隊	同
平壤飛行機隊一部	在青島	第三十四聯隊一部	在博山
又	在濟南	第二遣外艦隊	在青島
第三十四聯隊之一部	在坊子	旅艦對馬	同
又	在張店	琳艦球磨	同

又

在濟南幹部

在濰州

特務艦能登呂

同

第六師團長

福田彥助

第二十三聯隊長

依中四郎

濟南警備司令

又

第四十五聯隊長

生松俊造

第六師團參謀長

黒田周一

第四十七聯隊長

新山福治

第十一旅團長

齋藤瀏

第二十六旅團長

岩倉正雄

第十三聯隊長

安藤利吉

在青島幹部

第三師團長

安滿欽一

第六聯隊長

岡村寧次

第三師團參謀長

倉岡直熊

第六聯隊長

石坂弘毅

第五師團長

三宅光治

在沿線幹部

第三十四聯隊長

竹下範國

第二遣外艦隊幹部

司令官向田金一

對馬艦長

伴次郎

參謀越智孝平

湯野以忠一

球磨艦長

林義寬

陸戰隊指揮官

伴次郎

能登呂艦長

大西次

六 中央爲濟案告友邦民衆書及其他

(一) 中國國民黨爲濟案於四月七日發表告友邦民衆書，其文曰：

『此次日本軍隊在濟南暴動，實爲背違人道，破壞國際公法之野蠻行動，亦爲我中國全體人民不可磨的大恥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爲促成國內統一與安寧，乃有北伐之舉，不意國民革命軍進抵濟南之際，日本田中內閣竟蔑視我國主權，悍然出兵侵入我國領土，屯重兵於濟南，居心叵測，不可言喻，當國民革命軍克復濟南之第三日（五月三日），日本駐兵，忽來尋釁，用機關鎗，掃射當地軍民，計死於是役者不下千人，雖婦孺，亦無倖免，嗣後闖入山東交涉公署，對特派員蔡公時慘加侮辱，

割去耳鼻，并將署員十五人一一鎗殺，實屬慘無人道，而臨去之際，復縱火焚燬交涉公署，後又馳赴外交部長辦公處爲有組織之射擊與搜索，復並破壞其他官署民房，當地無線電臺，亦被擊毀，吾人見日本當局爲虛偽之宣傳，顛倒是非，故不得不將經過之實在情形，電各友邦民衆，彼日本軍閥之對華暴行，及暴行後之虛偽宣傳，無非欲阻礙中國之統一，遮斷世界人民對中國之同情而已，本黨深知中國之國民革命運動，久邀世界人民之同情，故爲此誠懇之宣言，求公道之評判。」

(2) 中國國民黨在濟案未發生時，曾發表一告日本民衆書，以揭破田中的野心陰謀，因與慘案深有關係，特爲錄入，其文曰：

「本黨總理孫先生在逝世前五月，曾到日本一次，以中國和日本

的關係愷切，和日本民衆反復演講，以喚起中日間眞親善之精神，不幸總理於十四年三月逝世，所希望於中國於日本者，未及親睹，本黨遵奉總理遺教，繼續領導國民革命，出師北伐，掃除軍閥，方將以三民主義爲基礎，從事建設，期與日本同負東亞和平之責，蓋中國而統一於本黨之下，則本黨建國方略得以實現，最相關切者，實惟日本。此種精義，總理前在日本時，言之綦詳，凡明理達義之日本人士，亦既深切同情矣。中國開始革命以來，日本同志繼續不絕予以精神上之贊助，以故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政府之行動，雖恆表示其不滿，而中國國民與日本國民間，常有縈迴和洽之好感，尤以年前日本民衆及其民衆同情於三民主義之宣傳及最近努力阻止其內閣之出兵，爲本黨與全國人民所感慰未忘者。

最近本黨所指導之國民革命軍，所向克捷，殘餘軍閥孫傳芳、張宗昌、張作霖，途窮日暮，敗亡可待，而日本政府忽又悍然出兵膠濟，無論此次出兵多少，所預備之軍費爲若干，所發出之聲明書作何種之藉口，而侵犯中國之獨立，損害中國之主權，實已不幸實現矣，此種政策，本黨深知決非日本人民所容許，日本人民，且嘗力謀遏止之，所可慨者，日本人民，雖力謀遏止，田中內閣，仍一意孤行其武斷侵略政策，本黨對此，雖爲中日親善前途深致惋惜，而對日本人民之主持正義，甚具至深之同情。田中內閣，雖已利用此出兵事件，冀鞏固其一時之政權，而日本人民則在此軍閥壓迫之下，自必采取正當途徑，求其本身之展布，貫徹其公正和平之精神。蓋爲蔑視中國之民意而侵犯中國領土，爲違反國內民意而破

壞中國之主權，此種無理動作，田中內閣雖視爲得計，在中日兩國人民，則寤寐以思，所難容忍者也。本黨對此事件，已有十分明白之認識，故雖對田中內閣之妄舉，不勝駭異，而於日本人民，則認爲終能贊助我國民革命之好友，因此之故，本黨對於在華日僑，依本有之親善精神，繼續保障其安全，並望日本全國人民異地同心，共同籌維東方新運命之建設焉，過去各帝國主義共通之謬誤，爲狃於目前之利，助長中國內亂，壓迫中國民衆，妨礙其獨立之運動，卽在此不統一狀態中，獵取利益，延長中國內亂，此種政策，尙不能適用於中國過去之時代，今中國之三民主義之思潮，既已瀰漫於全國，以中國人之堅強努力，終將造成革命的統一政府，各帝國主義者現於中國國民革命，已成功之事實，亦已次第認識，

另謀改善其行爲，而日本政府則仍昧乎此者，此本黨爲東亞和平及進步所深慮者，望日本人民有以處此！

七 外報痛詆田中破壞和平

五月十二日上海出版的密勒評論認爲此次濟南慘案，實爲田中的有意破壞和平，其文曰：

「記者草此文時，（五月六日）日本政府關於濟南事件的正式報告，尙未發表，惟日人東方社五日天津電稱：駐魯日軍司令福田已發表一公報，內稱：「濟南日軍當局，因國軍紀律尙好，故於二號應蔣總司令之請，當晚將防禦物拆除。翌日三號晨九時三十分突有華兵數名侵入滿洲日報代理人某之店內，開始搶劫，日兵一部趕往制止，華兵卽向之開鎗，日兵乃還擊，於是中日軍各處一齊開戰，華兵在日兵區域內盛行

劫掠，日兵被殺甚多，由此可見華兵暴動爲有目的的預定計劃」云云。按福田司令此項報告，極耐尋味，據說華兵闖入滿洲日報經理人店內，從事劫掠，查滿洲日報係滿洲日人方面所發行的一種宣傳刊物，分配於全中國的，福田爲日軍司令，依理，他所發表的正式報告，應當正確。現在假定報告是正確的，則華兵的侵入該日本報紙代理處，當也因一號二號日兵的無理拘捕國軍宣傳員，才出此報復的舉動。即使如是，怎能將責任歸諸華人？因田中內閣既出兵山東，此種不幸事件，早應料到其斷不能免。無論田中如何宣布其出兵的理由，中國人民不分南北，一致視爲目的在阻撓北伐。此項問題，本報亦屢次論列，不必贅言。要之，在中國沿海一帶，凡有智識的華人或外人，無不視日本的出兵山東，含有二

種目的：一則阻撓國軍在黃河流域活動，一則逼迫國民黨讓步，與日本解決種種不利於中國的懸案，如日本在魯閩兩省的利益，中日商約的重訂，安福系所借的西原借款，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件及最近的南京事件；此外又有中國關稅問題，美英兩國已同意，獨日本反對，又東三省鐵道問題，最近日人已要挾奉張，訂立協約，所有華方築管之路，已盡歸南滿鐵道完全控制。凡此種種問題，日本皆欲迫國民讓步認可，故其出兵目的，非前者即為後者。

中國人民與日本軍閥及帝國主義者之間，既有這樣的惡感，日軍的佔據濟南，國民軍一到，在勢在理，必發生衝突，此固早可料到，日本偏出兵於距離其根據地二百五十哩有奇的一個隱然的敵地，不是尋釁

是什麼？不是意在促進與國民軍的衝突是什麼？否則便是田中昧於中國對日的情勢才出此舉動。然田中決沒有怎樣的愚昧。日軍在青島的根據地，與濟南相距二百五十哩，其間捷速的交通，僅賴中國所有的膠濟路，適當北伐戰爭的衝要，雖至愚的人，也知道不能保持交通。試觀中國別的鐵路，一經戰事，便被拆毀，即英國握有鉅大利權的滬杭路，也不能免。膠濟路因與日本有重大的利益關係，然在軍事上苟有拆斷的必或或利便，怎能阻止華軍的拆毀？記者近曾在上海與美英兩國陸海軍司令討論此事，都說凡聰明的軍事長官，決不把軍隊駐在距離根據地甚遠，而又不能維持交通線的地方，這是士官學生初等教科書中的教訓。所以田中的出兵濟南，意在搗亂，可無疑義。現在已經如願以償了。試

觀日本報紙及日本各政黨中自由份子的論調，都說田中此舉，無異於火，火的危險，人所共知。

日本初次出兵山東，北伐因而停頓。然此次則形勢不同，國民軍內部已一致團結，對日本的敵愾，益形深切。中國理直氣壯，最後勝利，恐挑釁者亦無把握。日本政治暗潮，正極激烈，田中出兵的真因，或在移轉國內的目光，藉以保其內閣地位。要之，不論如何看法，出兵之舉，實爲大錯。就日本國庫說，所得將不償所失，若欲壓抑中國，或日本本國的解放與自由，更屬徒然。無論簽字於華會條約的各國都將不肯容許。即日本果圖永久佔領山東，中國人民的團結，將益加鞏固。這團結鞏固的中國，其力量正不亞於一雄強可畏的軍隊。中國縱不能立即驅逐日兵出山東，

然既得他國精神上的贊助，終可使日本疲敝而不得走。

總之，濟南事件，結果如何，未可預料。中日間或將正式開戰，亦未可知。中日果真開戰，戰禍必將擴大，蘇俄因滿蒙利害關係，未必肯坐視日本的侵略中國北方，英國亦未必肯任日本在中國獨霸。至美國以開放門戶主義及華府條約的關係，亦難袖手旁觀。要之，田中此舉，實為擾害東亞和平的大搗亂，日本報紙說田中欲藉對華糾紛以保持其自身及黨的地位，恐怕結果將適得其反。不但田中地位不保，且日本軍閥帝國主義的全部盡將於一種大破壞的革命中崩潰。」

八 一般日本人對濟南事件的心理與態度

(1) 注意中國事情的人可分五種

日本人十分注意中國的事情，這是我們所共知的，在日本專門討論中國的雜誌書籍，以及專事研究或調查的機關組織，都是很多。有許多事件，在我們中國人並不明瞭，他們却早調查得很詳細了。有某部分的事情，我國自己並不注意，他們却早有精密的統計了。的確，他們這一種含有野心的注意，是相當可怕的。

但是，普通的日本人，對於中國，實在大都茫然。因為第一，自中日戰爭以後，任中國的政治如何變遷，普通的日本人的生活，絕對不會感到痛苦。第二是

近數十年來，在文化上，只有日本影響中國，只有中國模仿日本，無論在中國發生怎樣的新問題新花樣，總不會波及到日本。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多少有點好奇或看熱鬧的心理。什麼中國革命運動，將左右日本政黨的傾向，將影響日本的運命，什麼日美戰爭，將以中國問題爲導火綫，這一類的話，他們是不十分了解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感情，常常是隨着的一部分別抱目的的日本人而隨時變更的。一般日本人，雖然對於白色人種依然有甘拜下風之概，但是一種高傲的態度與心理，已經是不可一世的了。他們都受過很深的愛國教育，對於中國呢，只是一味的藐視，只叫那些別抱目的日本人，對中國問題，發些有損國權國威之類的論調，他們便會摩拳擦掌，勃然大怒。最近對濟南慘案，便是一個好例。明明是日本人屠殺中國人，但是日本報

上發表了些顛倒是非的新聞，他們便隨着起轟了。所謂別有目的的日本人，是什麼人呢？這在中央日報的志滄君說得很詳細，是：（一）海陸軍及外交界官僚，（二）政客，（三）所謂對華浪人對華志士（支那浪人或志士），（四）對華輸出入業的實業界，（五）智識界的所謂識者。第一種人，不消說得，是圖謀中國的中心人物，他們不但有侵吞的妄想，並且他們的個人利益也靠向外（向華）發展。第二種人是靠對華的招牌收攬國內民心，並且靠滿鐵公司及對華輸出入資本家通融選舉費的。第三種人例如頭山滿，內田良平，宮崎滔天之流，以奔走中國南北是為他們的飯碗的。第四種人是直接靠對華生意的利潤為致富的源泉的。第五種人是以賣弄國際智識為生活的。這五種人，平時或許利害衝突，意見不能一致，然一旦發生特殊事件，他們在利害一

致的觀點上，便不約而同的向一條路上活動，於是一般日本也就跟着他們跑了。日本對華的先例，盡是這樣，此次濟南事件在日本的反響，也是這樣。

(2) 濟南事件是日本人預期的結果

濟南事件由日本出兵山東而來，出兵山東又由田中政友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而來，所以由第一種人看來，濟南事件的發生，原是預期的結果。平素號稱有隔閡的陸軍界，海軍界及外界，對於出兵，完全一致贊同，對於提出強硬要求於國民革命軍，也毫無異議，對於濟南事件的宣傳，尤能衆口一聲一致對外。日本對於濟南事件前前後後的宣傳真可以說是巧妙極了。在革命軍剛到界河時，各報即全登北京來的電報(?)說奉系總決算之期到了，山東喪失不成問題了，同時又舊事重提說南京事件負責的賀耀組總指

揮的軍隊是共產軍，繆軍長部下有許多共產黨，恐怕對日人發生危險。及五月三號事件發生後，日報幾於全然一致，痛詆革命軍，並說日本被殺者多至百餘人至二百餘人，又痛說三號衝突是革命軍爲有計劃的行動。及至五號六號日人被殺人數已經明白僅十餘人之後，日報乃大大宣傳日本被慘殺之狀並盛傳革命軍無人負責。及七號八號，日軍決以武力貫徹主張之時，日報乃大大宣傳革命軍沒有解決此事的誠意，並盛稱革命軍如何準備包圍濟南日軍，如何煽動排日空氣，同時極力主張用武力貫徹以保威信，並極力宣傳日本如何勸告奉系不宜趁此時攻擊革命軍，以明日本對中國內爭無干涉之意。這樣一來，一個中日兩軍誤會衝突的小小問題，在一般日本人眼中，居然變成日本國威的問題，同時也成了人道問題和文明程度

問題了。於是一般日本人奮興起了，於是名古屋第三師居然用戰時的編制（召集預備及後備兵），而在日人歡呼中出動到山東了！

（3）各政黨主張一變

日本現政府是政友會組織的，政府的對華政策却是政友會的對華政策，所以這裏沒有說政友會對濟南事件態度的必要。民政黨在對華政策上雖然主張緩進，然而從根本上說，和政友會原是一丘之貉，所以當濟南事件未發生時固然也反對出兵山東，但是不過是口頭上的反對，事實上對於出兵的追加預算却是贊成的。及至濟南事件發生，政友會擡出國權國威和人道的幾個題目來之後，民政黨索性一聲不響了，濱口總裁公然宣言當此國難之時，不便批評政友會的對華政策，姑且保留着，等到後來再說了。民政黨

員的一部分，反說日本既出兵山東，仍不能保護日民，是田中的責任了。民黨尙且如此，其他小黨更不必說了。即如素來幫助國民黨的日本社會民衆黨，也被國權、國威、和人道問題的大帽子所壓，而只說化千數百萬元保護些少的生命財產，在經濟上很不合算，主張不繼續用武力了；什麼反對干涉中國革命的口號已丟到九霄雲外去了。

所謂對華浪人，在國權、國威、和人道問題的喧聲之中，已經把幫南邊幫北邊種種平素主張，拋到東洋大海，而主張一致對華了。五月十三號他們還在芝公園開『暴支（即中國）膺懲的國民大會』，宣傳中國如何殘暴等等，你看，這不笑死人麼？

日本對華輸出入業的資本家，平素滿口「中日親善」「中日共榮」，現在也都露出本相，說出比較真心的話了。什麼日華實業協會，對支商業會議，關西實業團，三井支配人，日華經濟協會（以紡績棉業爲主）都大發其決議，大談其對華強硬。說了他們以爲日華間經濟問題懸而未決者甚多，應該趁此時機奮鬪，以作一澈底的解決，才是一勞永逸之計，決不可更加遷延隱忍（？）致貽後患。他們又說排斥日貨是他們所不怕的，因爲據歷史經驗，每一次排斥日貨的前後，日貨的輸出必定特別增加，足以償排貨期間中的損失而有餘（？）這本來不足怪，因爲對華積極政策上最受利益的就是他們，而此次濟南事件却是積極政策的結果，並且在他們看來也是積極政策的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主張對華強硬說。

(5) 國際知識者由懷疑而確信

所謂國際智識的識者，在最初也很表露過對華強硬論的懷疑，到後來一方面受國權國威及所謂人道問題論的影響，一方面知道英日之間已有某種默契，並且知道這種默契正是美國首先解決寧案，露出承認南京政府意思時利用對美的關係而成立的，於是他們的論調也強硬起來了，鬚鬚真個是日本國權國威就係在濟南事件，日本的出兵用武就是爲人道主義而行動了！

(6) 盲目的敵愾心

在日本蒙蔽輿論的局面下，一般日本人已經忘記濟南事件發生的真實原因，只覺得這是一個國權問題國威問題和人道問題了。因此對外戰爭

的空氣，在一般日本人中頗爲濃厚，歡送第三師預備兵出發呼聲，時時高漲。於東京驛及新橋驛前，一般日本人對在日華人的敵愾心，也似乎是繼長增高。

九 慘案與外交的趨勢

(一) 外交的方針

濟南慘案，爲我國歷史上的空前奇辱，全國民衆，沒一個不悲憤痛恨，誓洗玷恥，政府當局，以北伐之功，僅虧一篑，雅不欲以外交上的枝節，致軍事進行上，有所掣肘，故對於蓬勃憤激的民氣，竭力宣撫阻止，冀免授人口實之虞。此在政府方面，也容或有不得已的苦衷，然在民衆方面，以奔騰熱烈的愛國心自尊心，被政府如此按捺，無從發洩，實在幾乎窒悶得快死了。

就實際而言，我們所慮的，並不在乎因民衆的熱烈抗爭而演出意外的舉動，而在乎我們的過事縱容鎮靜，優閑沉默；只顧一時的對付，而錯誤了外

交的大方針。民衆運動，過於激烈，固然足使現狀增加嚴重性；倘使外交方針一有了錯誤，便會使國民革命的意義完全消失而等於零，便會使國民革命中所犧牲的一切，完全沒有代價，便會使國民革命運動的熱量，降低而至於無！

「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是總理遺囑中相當重要的一句。原來，那時蘇俄在表面上總算跳出了列強對華侵略的外交鏈鎖，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人，得與攜手，好像長途寂寞的旅行中，逢到一可以談心的知友，那得不喜出望外呢！無如蘇俄爲德不卒，中道毗離，其虛僞詐欺，令人失望而髮指，馴至中俄二國，重斷國交，此在蘇俄，實在咎由自取，無須他責，但在我們，也未嘗不深深的爲之惋惜。

(2) 中日外交的將來

自中俄斷交以後，列強對華空氣，頓然爲之一換，他們覺得妥協的機會，已經到來，於是大家又裝出假笑的親善態度，以期彼等的壓迫侵佔的最後成功。日本政府對外宣言，始終說不干涉我國內政，而事實上則援助我軍閥。一如往日，此次濟南事件，已把他的猙獰可怕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

有許多人都說這次濟南慘案，實在是田中內閣太橫暴了，倘在野黨能聯合小政黨起而倒閣中，日的外交關係一定可以改善的。這種議論，不但普通說時事者認爲很有道理，即一部分的黨國要人，作如是想者亦頗不乏人。然而這些想頭，似乎太滑稽太淺薄了。我們觀察日本議會政治的背景，查究日本參謀部與外務省的對華策略，回憶民政黨的歷史，總覺得改善中日國

交的希望，實在沒有可能，幾乎要武斷的說：日本無論那一黨那一派來組閣執政，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永遠不會更變，中日國交的關係，永遠不會改善，所謂共存並榮，究竟是騙人的高調。如果他們生了，我們總不免於死罪！自然，日本的國民中，未始沒有反對他們政府的侵略壓迫中國政策的人，然而少而又少，於大體有什麼好處呢。

(3) 英美的態度

至於英國呢，他的外交，陰險而狡猾，是世界各國沒一個不望而生威的。他對於濟南慘案又別具一種心理：因為五卅慘案以後，他在中國損失了不少的威信，即物質上的損失，亦不在少數，他對於中國，輒計硬策，統統用過，真是有點說不出的苦痛，這次日本在濟南如此暴行殘殺，英國人的心裏，自然

是十分舒服，無異海暑薰蒸的時候，突然有人送冰淇淋給他喫一般。但五卅慘案的起因，還是日人慘殺工人顧正洪而起，而其結果，由英國人擔當禍祟，日人却偷偷的將交涉單獨解決了，英國自然不免嫉妒而氣憤。最近中國因濟案而反日轉深，好像中國人代英國對日本洩憤一般，他當然私下愉悅得了不得的！

美國呢？他是善於講漂亮話的。正義，人道，和平之流，這是他的口頭禪。但是他的話，常常以自己的利害為標準，他對於中國，並不懷有何等好意，不過中國可以當作他的一個商品銷售場，這是他所確認的。自然，日本獨霸中國，他未始不妒嫉，甚至必要時，他也許會講幾句公道話，或者設法阻止日本的對華侵佔。但是我們如果專靠他的義憤，自己毫無準備或計劃，這是永遠失

敗的。至於意德法諸國，他們隨便講幾句評判，或者是很可能，如果對於他們沒有直接利害關係時，希望他們由義憤而援助中國，那也不過是「海底撈月」的一種幼稚的夢想而已。

(4) 如何才能得外交勝利

總之，濟南慘案的發生，是日本對華外交的威嚇，他想因此保全他的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維持甚或進展他的在華的特別地位。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不能取消，則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便也牢不可破。日本想在華取得特別地位，各國也便著著進迫，以謀自國利權的發展以侵蝕中國。帝國主義者，無論他裝出笑臉來，或哭臉來，他要侵佔你，吸吮你，還是一樣。無論口裏說要親善敦睦，或是威嚇強迫，他的利己損人，也還是一樣。歸結講一句呢，如果我

們自己已有力量，可以和他們講平等，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力量，所謂「平等」者，永遠是紙上空文，換句話說，現在只有被壓迫間民族聯合的可能，沒有被壓迫民族與加壓迫民族聯合的可能。

十 從慘案所得到的教訓

日本在濟南鬧出這樣殘忍橫暴的舉動，真是中國民族獨立運動史上的一個磨滅不了的奇恥。他的所以出此舉動，無非是看到中國的內政，將要統一，他的走狗奉魯軍閥，快要坍塌，而他的在華一切特權，將要保持不了，所以才先發制人，不顧公理與人道，悍然橫行，極端挑釁，牽制我軍，俾其走狗奉魯軍閥，得以死灰復燃，繼續做些賣國勾當。但是我們從此可得着下面幾個教訓：

(一) 怎樣打倒帝國主義

第一，我們證實了帝國主義是始終不利於我國的獨立自由。因為二者

是完全立於相反的地位，我們要求獨立自由，他的特殊權利，便受妨礙，所以他不惜違背公理人道，兇狠的來壓迫我們的革命運動，因此我們應該深深的信服孫總理特別提出打倒帝國主義之主張，并努力實行之。同時我們又應該曉得帝國主義是橫蠻殘酷，不可理喻的。我們要打倒他，萬不能以妥協或親善的方法可以做到。一定須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見效。如用妥協或親善的方法，這是與虎謀皮，非但不能打倒他，而且還要上他的當的。

(2) 軍閥與帝國主義狼狽爲奸

第二，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一定是相互勾結的。軍閥常以帝國主義爲後盾，向帝國主義者取得大宗借款與大批鎗械，藉以維持其地位並壓迫國民。同時，帝國主義者，又利用軍閥做工具，取得各種特殊權利以爲報酬，所以

兩者的勾結愈密切，國民的苦痛也愈深。此次濟南慘案，日本帝國主義，竟敢滅絕公理，橫行虐殺者，即因他與奉魯軍閥勾結極深，爲要袒護他的走狗，便須抵制革命軍。他們狼狽爲奸，相互利用，所以本黨以打倒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是相提並論的。這次濟南事變，便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同時必須注意這兩個目標，不可偏倚。

(3) 我們的最後的決心

第三，帝國主義所以單對民國革命軍擾亂者，因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不與彼等以妥協。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成功，帝國主義便無所施其技。所以全國民衆，應誠意接受而且信仰三民主義，團結起來，共同奮鬥，才有我們的生路。當此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我若再不下最後的決心，還是徘徊歧路，趨

起不前，則國難益急，中華國土，勢必至非陷於朝鮮第二不止。此次濟南事變以後，我們應該越發認識這一點。

(4) 我們應注重民衆運動

第四，濟南事變，給與我們的最大教訓，單靠政府官吏的外交，是毫無效力毫無用處的。試看這次日兵慘殺我們的外交官吏，強迫我們的外長簽字，他對於我們外部的嚴重抗議，完全置之不顧，而依然自由行動。你看，外交官吏的交涉，究竟有什麼效果。我們應該知道，帝國主義所怕的，不是我們的政府外交的抗議，而是我們的民氣！如果沒有奮勇的民氣爲之聲援，不能使帝國主義者就範。

但是，民衆一定要有組織，有團結，能持久，才能收效，如徒爲五分鐘的狂

呼衝動，則反引起他們的蔑視與譏笑。本黨的革命，就是要提倡民衆運動，要組織民衆，團結民衆。如果本黨離開了民衆，不去做民衆運動，而徒恃少數黨員及軍隊的奮鬪，則不惟失却了革命的意義，而革命運動，也就難得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不該爲防止共產黨的搗亂，而使因噎廢食，轉把極有力量的民衆運動停止了。須知民衆不是無機物似的集合體，民衆是有感情而且知道發揮感情的，我們應委托忠實同志去領導他們。他們覺悟了，參加國民革命，爲黨國而努力，這樣才是根本辦法。這樣才可以防止共黨的利用與搗亂。否則放棄民衆，自折藩籬，陷黨於孤立罷了。

現在國難當頭，過去停止民衆運動的弊害，也可以看出來了，望即恢復民運，擴大組織，團結民衆勢力，使大家爲黨國效勞，作政府外交的聲援，庶幾

這滔天大禍，或能得較好的結果。否則民氣沉寂，外侮益甚，我黃帝裔，難免不遭做奴隸之慘！我同胞，其各奮起！

五卅痛史 陳叔諒編 二角

本書爲國際問題研究會小冊子的一種，由陳叔諒君編輯。對於五卅事件的經過及以後南京、重慶、沙面、萬縣等慘殺案，均作有系統的敘述，極爲簡潔明瞭。

五卅事件 陳叔諒編 五角

本書繼前書而作，對於五卅運動的經過與其意義，以及以後發生的國內各地慘殺事件都敘述得十分詳盡正確。讀此可以明瞭帝國主義在華的橫暴及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途。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

版 所
有 權

改正實價大洋二角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郵費)

編 者 李 宗 武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上海望平街一六五號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所

6



BC

64.1

/2